

年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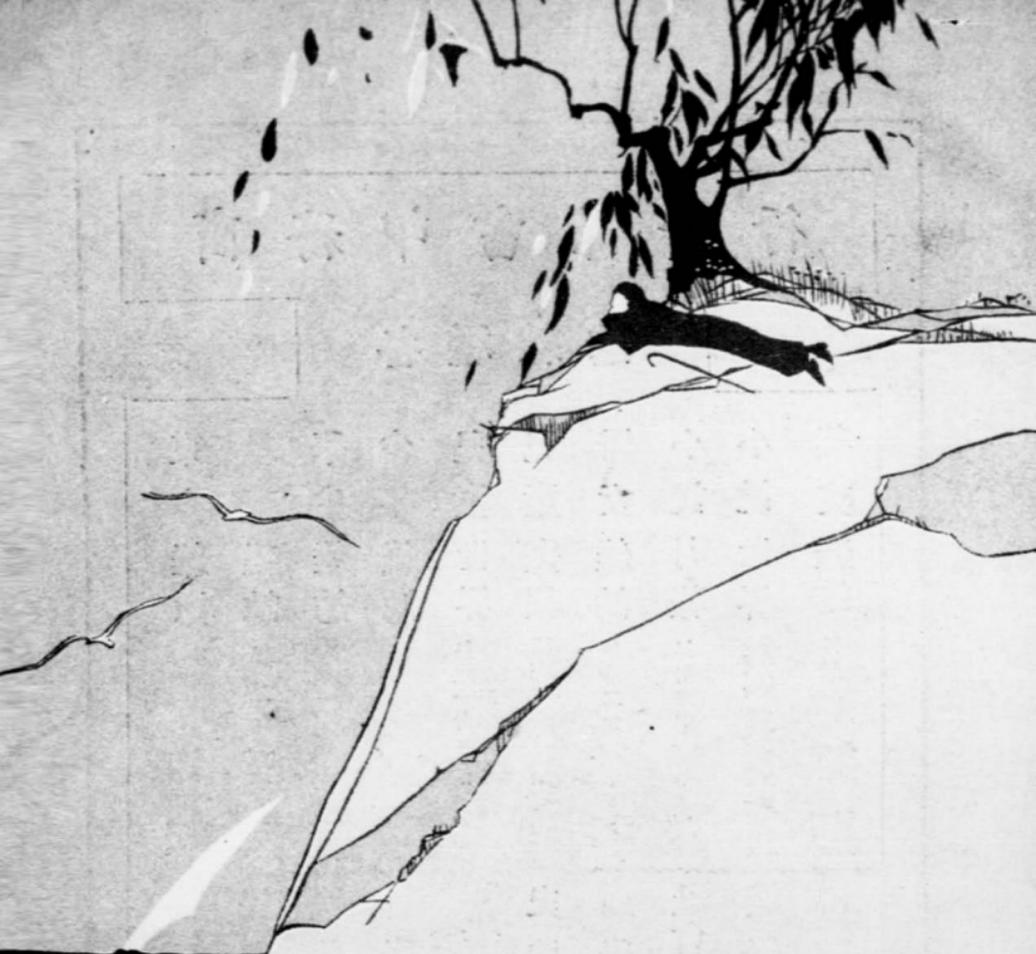
14

卷

第

3

期



第四十卷第三期

(第一八四號)

民國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小世界社發行

# 小世界 說

The Story World

Vol. XIV No. 3 (184)

July 16, 1926

#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各種雜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英文雜誌 | 每冊二角<br>全年一元五角<br>半年一元 | 小說世界 | 每冊一角半<br>全年一元五角<br>半年一元 | 小說月報 | 每冊角半<br>全年一元九角<br>半年一元 | 婦女雜誌 | 每冊二角<br>全年一元二角<br>半年一元 | 兒童畫報   | 每冊二分<br>全年一元四角<br>半年一元 | 兒童世界 | 每冊三分<br>全年一元五角<br>半年一元 | 少年雜誌 | 每冊八分<br>全年一元五角<br>半年一元 | 學生雜誌  | 每冊一角<br>全年一元六角<br>半年一元 | 教育雜誌 | 每冊一角<br>全年一元六角<br>半年一元 | 東方雜誌  | 每冊一角二分<br>全年三元<br>半年一元五角 |
| 英語週刊 | 每冊三分<br>全年一元五角<br>半年一元 | 民鐸雜誌 | 每冊二角<br>全年一元五角<br>半年一元  | 學藝雜誌 | 每冊二角<br>全年一元五角<br>半年一元 | 科學雜誌 | 每冊二角<br>全年一元五角<br>半年一元 | 留美學生季報 | 每冊四角<br>全年四冊           | 史地學報 | 每冊三角<br>全年八冊           | 國學叢刊 | 每冊三角<br>全年四冊           | 社會學雜誌 | 每冊三角<br>全年六冊           | 農學雜誌 | 每冊三角<br>全年八冊           | 博物學雜誌 | 每冊三角<br>全年四冊             |



## 編者的報告

本期因月季花栽法篇幅稍長。小說枝談暫停一期。

凡是關於購定本刊各事。請直接寄信和發行所接洽。不要和編者接洽。也不要囑編者轉交。以免延誤。

本期的圖畫溫州飛霞洞一幅。是曹民父先生寄贈的。他說這是漢劉根成仙處。編者按。劉根的故事。見於葛洪所著的神仙傳。這幅照片。不但是風景照片。也是關於神怪小說的古蹟了。

下期可以預告的。小說有唐小圃先生的「疑惑」。雜文有「文壇祕錄二」「休庵影語」續稿登完。

小說世界  
第十四卷  
第三期  
目錄

圖畫

幽默(攝影名作)

温州之飛霞洞及臥樹樓

文字

編者的報告..... 編者

替人民打仗..... 胡寄塵

迷夢..... 黃葉

塔上……………胡媽紅譯

文學家之妻……………張碧梧

唐代兩個窮詩人(補白)……………傅芸子

幾個民間詩人(三)……………編者輯

文藝談屑(補白)……………范烟橋

月季花栽法……………吳靈園

野客叢話(補白)……………蔣瑞藻

勞苦世界(長篇小說)(續)……………伍光建

休庵影語(二)(另外一欄)……………盛此公

# 福建西醫陳德驥先生云

惟對 於韋 廉士 大醫 生紅 色補 丸之 靈效 驥深 知之 亦深 感之

彼曾聲明如何治愈其夫人之瘋濕疼痛

西醫陳德驥君創設康壽堂西藥房於福建連江縣大街殆有年矣陳君來函云於一千九百廿五年春內子患頭瘋之症非常厲害病中耳鳴目眩即投以紅丸二瓶症減輕三瓶病脫體四瓶五瓶身軀復元茲及去秋夜無所苦驥又憶及年鄭君家友之夫人所患之瘋腫等病經余診服以貴補丸即奏奇效鄙人每逢氣血不足四肢乏力筋骨酸楚精神萎靡癆疾胃不消化肝木不和心忡驚悸頭暈腦亂遺精陽萎以及婦女各症投以紅色補丸未有不奏效者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費在內

陳德驥醫生夫人玉照



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費在內  
男女及小孩衛生小書奉送 如欲索取即需寄一明信片填寫姓名

住址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送一忠告婦女一本二名醫康健談一本三嬰兒康強指南一本可也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幽  
默

黃  
梅  
生  
先  
生  
攝



溫州之飛霞洞及

臥樹樓

老樹何年洞口遮。  
穿樓臥擁海天霞。  
祇今春草空埋碣。  
歷劫仙桃不著花。  
一桃花久爲颶風  
摧矣。一池上虬瀾  
懷謝客。淮南鷄犬  
愧劉家。惡詩亦賴  
江山助。未以居夷  
陋永嘉。

(江淮冷曹)



## 替人民打仗

胡寄塵

(一)

A師長帶領了幾萬個兵。屯駐在甲省的東北隅。A師長的紀律是很嚴的。他招兵入伍時。第一句話問那來當兵的道。你來做甚麼。那些來當兵的。突然被他一問。往往不知所答。也有的說。我是來投効的。也有的說。我是來替師長打仗……他們這樣的說。A師長都不滿意。不是默默的不做一聲。便是喝一聲滾出去。必須他說。「我是來替人民打仗。我們當兵的吃了人民的糧。受人民的供給。應該保護人民。替人民打仗。」必須這樣說。A師長纔以為是。纔歡喜。

後來人家知道A師長的脾氣。凡是要想在他營裏當兵。必先學會了這樣的幾句話。却是A師長實實在在。說得到。做得到。他並不是要當兵的能說這幾句話就完了。他招來的兵。自從入營而後。直至陣亡而止。沒一天不拿這幾句話來教訓他們。就是說。「你們來當兵。是保護人民的。是來替人民打仗的。你們切不要忘記。你們吃的飯。是人民供給你們的。你們穿的衣裳。是人民供給你們的。你們應該不怕死。替人民打仗。你們切不要忘記了。」

一般血性好男兒。聽了師長這一番話。沒有一個不感動。沒有一個不精神奮發。願意替人民打仗。雖死而不悔。有的竟說。我們倘然臨陣不盡力。打了敗仗。簡直是無顏見人民。就是不被敵人打死。也應該自己拿刺刀刺死了。拿手鎗打死了。纔對得起人民。

(11)

同時。B師長帶領了幾萬個兵屯駐在甲省的西南隅。B師長的紀律。也非常的好。他每天在吃飯之前。一定要召集了旅長、團長等。在大廳上。演說一番。然後去吃飯。他演說的話很簡單。就是「我們軍人吃得人民的飯。我們的責任。是保護人民。是替人民打仗。雖然打死了。也是願意的。」

這就是對於人民應該盡的義務。」

B師長對旅長、團長這樣的演說完了。那旅長、團長還須分別各向人所管帶的兵去演說。演說的話也是一樣。「我們軍人吃得人民的飯。我們的責任是保護人民。是替人民打仗。替人民打仗。雖然打死了。也是願意的。這就是對於人民應盡的義務。」必須這樣的演說完了。然後吃飯。倘然在演說的時候。有一個兵不屏息恭聽。略微回了一回頭。或是咳嗽了一聲。就罰他一天沒飯吃。情節較重一些。的就兩天沒飯吃。

一月三十日。一日三餐。沒有一回不是如此。一天一天的過下去。那些兵被他的演說感化了。個個心中存了一種觀念。「我們吃得人民的飯。應該替人民打仗。打仗打死了。就是我們對於人民應盡的義務。」竟有幾個熱血男兒。每逢演說時。禁不住要流下熱淚來。

(111)

這樣的過了幾年。凡是甲省的人民。沒一個不說A師長好。也沒一個不說B師長好。但是這一回。A師長和B師長開仗了。排鎗。炸彈。大礮。昏天黑地的打了幾日幾夜。兩方的兵。都死傷

得不少。人民逃的逃。死的死。也沒人去問他們的信。

一個A師長手下的傷兵。臥在紅十字醫院裏。左手已被破彈轟斷了。成了獨手兵。他還把右手支着床。勉強坐起來。口裏不住的說道。我的右手沒有斷。還好替人民打仗。還好盡我的義務。兄弟們。你們不要忘記了。不要忘記了替人民打仗。他這樣的高聲喊着。他胸前的傷口。本來用布包裹了的。這時忽然迸裂了。鮮紅滾熱的血。止不住的湧出來。傷兵拿他支着床的右手來摸那傷口。却是手一鬆。身體就往床上一倒。立刻面色灰白。因為出血出多了。他竟不能維持他的生命。却還猛喊一聲道。「呵。呵。我替人民打仗。替人民打仗……」唉。可憐。這就是他最後的一聲「替人民打仗。」

同時。那火線上。有一個彈子飛來。恰打中B師長手下的一個兵。打中在他的頭頂上。他大喊一聲道。「好啊。替人民打仗。死得痛快。死……」這句話沒說完。就倒在地上。那如雨一般的彈子。只是嗚嗚的響着。從那邊飛來。

(完)



## 迷夢

黃葉

「咦！奇怪！真的，西風吹起來了！」傭人阿坤在屋後的空場上，停着掃帚，詫異地說。

「這有什麼稀奇？秋天的西風，原是常見的，值得大驚小怪？」廚子老王從廚房中走了出來。

「不是這麼說。爲的昨天那個瘋丐說：『西風一起，天要雨金。』我想，果然有這麼一回事，倒也省得再買彩票。」阿坤仰起了頭，兀自望着天空。

「呸！你在做夢哩！世間那有這樣的便宜事，可以不勞而獲。那瘋丐的瘋話好當得真嗎？還是給我兩毛五，我們仍舊拼買一張，明天就要開彩哩。」

「不，到晚上去買還不遲。」阿坤仰起了頭，搖了一搖。

「蠢牛！還不肯死心也好，我且看你享受那飛來的橫財。」老王含譏帶罵地說。

「什麼事？你們在爭論不休，卻把各人的職務都忘掉了。」魏富翁也走了出來。

「說也笑話！阿坤竟相信那瘋丐的話，在等待着天雨金哩！」老王告訴他主人說。

「哈哈！愚哉！愚哉！發財有這樣容易嗎？」魏富翁捋了捋八字鬚兒。「發財要福氣的。像你這天生的奴才骨頭，也要妄想發財起來，那端的是做夢哩！」

「主人！那麼，老王幾次的騁着我拼買彩票，至今沒有着過分文，看來也未必靠得住罷？」阿坤望着魏富翁說。

「怎麼靠不住。主人的表老爺，不是着過頭彩嗎？」老王分辯着。

「是的。但他是有福之人，你們怎比得上？」魏富翁仍是捋着鬚兒。

「這倒不一定罷！表老爺在沒有着得頭彩的時候，也給人家做幫傭的。那時誰料得到他會平白地一跳也做起富翁來。」阿坤像不服的樣子。

「是呀！我還記得呢！表老爺有一次向主人借一塊錢，奔波了好幾次，主人終究沒有借給他；飯也不留他吃一頓。後來主人惱了起來，還叫我驅逐出去。但據表老爺說，一週來沒有粒米下過肚。我

倒有些不忍，偷偷地招他到廚房裏面……」

「呸！放屁！那有這回事？我和他是姑表兄弟，休說一塊錢。」魏富翁呵叱着。老王也就不敢說下。吐了吐舌頭，向阿坤扮了一個鬼臉。阿坤也忍不住「噗嗤」笑出聲來。

西風越刮越緊，從屋上吹過，兀自呼呼地作響。本來阿坤的奢望，給他主人和老王打斷了，此刻卻又把他的奢望提了起來。他眼望着天空，又忍不住叫出聲來：

「西風益發大了，正應了那瘋丐的話了，主人怕不是瘋丐的胡說罷？」

「也好，你既然相信那瘋丐的胡言，你就等着發財罷！不過你今天的工賃，當然是照着曠職扣除。呵呵！好笨的奴才！」魏富翁含諷帶罵地說。

「老伴！我勸你還是安靜點罷！不然，扣了工賃，又挨了一天的肚子餓。」老王悄悄地勸着阿坤。  
「主人！我——我做是了。」阿坤恐慌起來。

「咦！那是什麼——在空中飄着的？」老王也仰起了頭，向天空望着。

那時天空中有兩三張花紙，跟着西風在飛舞。恰好有一張飄了下來，飛到魏富翁的跟前。魏富

翁一眼瞥見，像是一張鈔票，也喫了一驚！忙彎下身去，拾在手中，定睛地瞧了一瞧。奇怪的的確確是一張一元的銀行鈔票。阿坤和老王早已奔了過來，同聲地問：

「主人是什麼？」一眼瞧見像是一張鈔票，「啊！鈔票嗎？」

「不。」魏富翁搖着頭，把那鈔票向自己的衣袋塞了進去。「那有這事？」

「主人這是我瞧見的，應該給我纔是。」老王說。

「不，你們都不信這事，是我一念至誠盼望得來的，應該歸我所有。」阿坤也抗爭起來。

「呸！這是我的幸運。爲什麼不飛到你們的面前，卻飄落在我的跟前，這可見究竟我財主的福份，比較你們大得多哩！」魏富翁堅堅地握住了他的衣袋說。

「主人！你是個財主，也不在乎這一點。就說是主人的福氣，那請你賜給了我罷！」老王伸着手說。

「主人……」阿坤也要伸辯時，卻見天空中接一連二的飛下花紙來，也便不再分辯，趕着去拾那花紙。說也不信，竟都是一元五元的銀行鈔票。阿坤快活得直跳起來，大呼小叫個不休！老王警

見了，也不再和他主人爭論，趕忙和阿坤爭着拾取。魏富翁瞧見了，也慌忙趕上前去，想和他的傭人廚子，爭奪那飛來的銀鈔。可是魏富翁那平時營養好的肥胖身軀，怎比得上阿坤和老王的伶俐活潑；尤其是在往常耐勞習苦的阿坤，手脚格外地敏捷，搶拾得最多。魏富翁竟然一張都沒有搶到。但他已喘做一團，幾乎透不過氣來。魏富翁不由不發怒起來，帶喘帶喊地喝着。阿坤和老王好像沒有聽得的一般，仍是在爭拾那飛來的銀鈔。那時西風不絕地狂吹，差不多滿天飛着花花的紙幣，像雪片似的飄落下來。魏富翁眼睜睜地喘着，再也忍耐不住，便在地上拾起了阿坤掃地那把長帚，舉了起來，趕着他們亂打。

「奴才——給我滾出去。」

老王忙捧了他拾得的鈔票，奔到外面去。阿坤却還戀着這場所，一面避着他主人的攻擊，一面仍是拾着那吊落下來鈔票。終於給魏富翁着力的打着了一下，這纔踉踉跄跄地逃走。誰知一到外邊，却見空中的飛鈔，比較在裏面，尤其是多。爭拾鈔票的人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像蛆蟲般的擠擁着。當然的，阿坤也就加入在裏面去。

人們像潮一般的奔競着，鈔票像雨一般的飛降下來。阿坤的衣袋中塞滿了，阿坤的胸前藏滿了；阿坤的手裏捧滿了。阿坤快活的嘻開了嘴，再也閤不攏來，兀自在人叢中團團亂轉。卻見廚子老王，也同自己一樣：衣袋中也塞滿了，胸前也藏滿了，手裏也捧滿了，在嘻嘻地笑着，團團地亂轉。但空中的飛鈔，還是不絕地降落下來。人們的歡聲，簡直震天動地，像轟雷的聲音一樣。阿坤也就不知不覺地跟着衆人歡呼起來！

風漸漸地寧息，空間的飛鈔，亦漸漸地稀少，終於沒有。忽然像潮一般的人們闐然鼓噪起來。阿坤喫了一驚，定睛看時，卻見自己的主人魏富翁，同着他的表兄；及當地的一般富戶，手裏各執着手鎗白刃，闖入人叢中來，在人們的手中，搶奪鈔票。阿坤不由的着了慌，忙把兩手緊緊地捧在胸前，拔出腳來逃走。耳邊但聽得人們呼救的哀聲，和一陣陣地鎗彈的聲音。

「咄！奴才往那裏走？」魏富翁在他的後面呼叱着。阿坤回轉頭去，卻見魏富翁在背後趕來；手裏揚着手鎗。阿坤不覺慌了手脚，一不留意，絆了一交。待要掙扎起來，魏富翁已趕到他的身邊，揪了他的頭頸，把他手裏的胸前的衣袋裏的鈔票，一把把地搶奪去。阿坤沒命地掙扎，竭聲地嘶喊；可是

全不中用，終竟給魏富翁如數劫奪了去。卻還聽得：

「哼！奴才！這是你該得的錢嗎？錢是我們專有的權利，怎配你這奴才拿去……」

阿坤從地上直跳起來。內心的憤怒，真像烈火的燃燒，渾身的血管，都像要爆裂似的緊張起來。眼珠睜大了，熱辣辣地像要噴出血來。牙齦咬得緊緊的，巴不得把魏富翁一口吞嚥下去。望見魏富翁還在前面，阿坤即怪喊一聲，用着全身氣力，飛奔過去。口中兀自喊着：

「惡人——強盜！還我鈔票來……惡人——強盜！我與你拼了命罷！」

這時阿坤什麼都不顧了，拼着命和魏富翁爭鬪起來。他唯一的意念，祇知把已失的鈔票，如數搶回過來，纔肯罷休。這時的阿坤，正像一頭猛鷲的獅子，張牙舞爪，一心地要搏人而噬的樣子！他直撲到魏富翁的背後，把魏富翁撲跌在地上，便在魏富翁的手中，搶還那被搶去的鈔票。他兩人儘在地上打滾，把所有的鈔票，如數散落在地上。給那魏富翁的表兄，不勞而獲地坐收漁人之利。卻還望着他們呵呵大笑！

「砰！」魏富翁忽然舉起手鎗，把他的表兄轟死了。回過鎗來，又望着阿坤亂擊。阿坤但覺一顆

顆的子彈，向自己身上直鑽進去，滾滾的鮮血，從胸口中間噴射出來。阿坤再也爬不起來，捧住了心口，力竭聲嘶地喊着！

「惡人——強盜還我鈔票來！」阿坤一點都不覺得痛，又跳了起來，望着魏富翁直撲上去。『轟』的一聲，把他自己的臥室的牆壁，撞坍了一塊。阿坤即赤裸裸地倒臥在亂磚堆中。額角上面，撞破了一大塊，鮮紅的熱血，在不住地噴溢出來。他的手脚，卻還在微微地動着，像還在掙扎着，要奪還那被搶去的鈔票的樣子！但他並沒有知道是做了一夢，因為他的知覺，已完全失去了。

可憐的阿坤！他雖然在幾天之後，醒了過來，可是已變成了一個瘋子！嘴裏還是天天地喊着：「惡人——強盜還我鈔票來……」

他瞥見了他的主人魏富翁，即直撲上前，舉起拳頭要毆擊的樣子。嘴裏還不絕地謾罵：

「呵！惡人還我鈔票來……呵！怪道你成了富翁，全靠搶劫得來的……呵！惡人你搶了我的鈔票去，就算了嗎？」他終是這樣地罵着。

魏富翁又氣又好笑，給他罵得莫名其妙，只有迴避開去。後來見他委實瘋得利害，便把他攆逐

了出門。可憐的阿坤，便天天在街上手舞足蹈胡言亂語的，過他的瘋子生涯！他一天到晚，無論遇見了任何人，終是這樣地問：

「喂！你那天拾到了多少呢？可憐我已給人家搶劫了去，請你分一點給我。」

給他問的那人，也是莫名其妙；也只認做他是瘋話罷了！尤其是見了老王，終是糾纏個不休。但是遇見了當地的富戶，終是揎拳擄臂，咬牙切齒地罵着：

「惡人——搶劫人家銀鈔的惡人……強盜——喪盡良心的強盜！我和你決不干休……」

給他罵的富戶，也是莫名其妙，也只認做他是瘋話罷了！不過見了他那可怕的形狀，沒一個不皺着眉頭，逃避開去。尤其見了魏富翁的表兄，終是先驚後罵：

「啊啊！你沒有死……呵呵！你一定搶到了不少的鈔票。那麼，我的鈔票，當然也是你搶去的。惡人！還我鈔票來……」

罵得那魏富翁的表兄，也是莫名其妙，也只又氣又好笑，認做他是瘋話罷了！所以一見了他的影子，遠遠地迴避開去。後來任何人都是這樣遠遠地迴避他了。

但他見了那個骯髒不過的瘋丐，他便異常地柔順：眯了眼睛，裝着媚態，很殷勤地趨奉着。並且終是這樣柔聲和氣地問那瘋丐：

「你說：還有這一天嗎？——西風吹起來的那一天！」

「西風吹起來的那一天，天雨金了！」那瘋丐楞了楞眼睛說。那瘋丐時常這樣地說，不單是爲了回答阿坤的話。

但阿坤聽得了，便快活得手舞足蹈起來，瘋的越發利害。終是這樣嘻開了嘴狂笑着說：

「哈哈！有這一天……哈哈！有這一天……！」

可憐的阿坤，還在那迷夢中間，度他的瘋子生涯！

可憐的阿坤，到現在還沒有清醒，還在天天做着他的迷夢！可是人們到現在也還莫名其妙，不知道他究竟爲了甚麼發瘋？也墮入了他的迷夢之中，認做這是一個疑問。

(完)

# 白龍香煙

獨步一時



中國南洋兄弟  
烟草公司出品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香皂果有改變皮膚的能力麼？

凡是香皂都應有改變皮膚的能力  
但是除這種棕欖香皂以外恐怕未

必真有此種能力了

棕欖香皂自古到今有數千年傳

下來的功效和信用世界上已

經沒有人不知道了他清潔皮

膚的力量不論那一種都不能

及他既有

這樣大的

清潔力那自然能漸漸改

變皮膚黑者白粗者嫩了

注 現在市上所售的棕欖香皂香料已經加

意 重再感以美麗的紙盒格外來得佳妙了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啟



美製



精



# 塔 上

原名 The Signal Tower  
美國名小說家 Charles Wordsworth Camp 著

胡媽紅譯

「夜裏你去了。我一個人在這裏很害怕。」

托利佛——一個很高大的漢子。聽了他妻子的話。便輕輕的撫摸着伊的頭髮。他那粗魯的笑聲。似乎要去安慰伊。但是他自己看着這簡陋而冷靜的屋子。心裏也覺得有些不歡。火爐旁邊還坐着一個六歲大的孩子。正嗚咽哭泣。托利佛笑着對他妻子道。「親愛的。你怕什麼。」

他妻子——色勒卻是一個很美麗的婦人。雖是

像這樣枯寂的生活。與長時的工作。但不曾損去伊撩人的丰姿。色勒這時一面撫慰那孩子。一面回答道。「夜裏不單是我害怕。孫烈——孩子——也很害怕。」伊說時。那門外的狂風更大了。怪叫着好像魔鬼要衝進門來一般。托利佛道。「你怕這狂風嗎。」色勒似乎有些怒了。低聲道。「不是的。」托利佛便提起鉛桶。裏面放着他的晚餐。——麵包和咖啡茶——開了門要出去。色勒忙跑

上去拉着托利佛的手道：「不要去。我很害怕。」這時那小孩也安靜起來。只用他圓小活潑的眼睛。望着二人。托利佛柔聲道：「我的時候到了。我若再不去換班。玖是很容易發怒的。」色勒仍攀住托利佛的手。一面將頭伏在托利佛肩上。把兩眼閉着。托利佛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懶懶的說道：「你大約是怕玖罷。」色勒點了點頭。含糊說道：「昨晚你去換了班以後。他就來了。我本不讓他進來。他幾乎發了狂。他怒罵我。他恐嚇我。但我總不開門。後來他說他去了。臨走的當兒。他說他終有一日要給點威風給我們看。我們應當趕玖出去。不要他同我們住。」托利佛着惱道：「他這

樣無禮。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色勒擡起頭來道：「我怕你們在塔上要爭鬪起來。並且白天裏也還好。不過晚上很可怕罷了。但是數天前頭。他有一次想吻我。後來你爲什麼不告訴站長去。」托利佛慢慢的答道：「我想那事已是完結了。並且我已警告過玖。若他再來擾你。我一定要和他不干休的。至於告訴站長。我覺得有些慚愧。你不要怕他。我再去警告他。夜半的時候。他就要來換班。我決回來罷了。」托利佛披上外衣。把帽子扯下遮住耳朵。預備走出去。忽然那孩子高聲叫道：「爸爸。不要去。」托利佛心裏一動。便吩咐色勒道：「給孫烈把衣服

穿好罷。」色勒詫異道。「爲什麼。」托利佛道。「叫他跟我到塔上去。我拿件可以保衛你的東西。給他帶來與你。」色勒的眼睛陡然亮了。很奮興的問道。「你那件東西。可能違背法律嗎。」托利佛道。「不要緊的。」說着便攜了孫烈的手道。「走罷。」色勒送他們出門外說道。「叫孫烈快回來罷。」於是托利佛和孫烈便在黑暗狂風裏去了。路上只看見兩三盞燈。那燈光也被那狂風吹得看不出。本來從托利佛家裏到這燈塔。只有一點兒路。並不很遠的。不久他們到了。托利佛便抱着孫烈進了塔裏。慢慢走上樓梯去。就聽見玖在樓上怒聲道。「怎麼這時纔來。」托利佛走上來。放了

孫烈坐好。一面又脫着外衣。一面柔聲答道。「對不起。我遇見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來遲了。」這房間很小。一張桌子上放着很光亮的電話機。上面還有一疊不會釘好的黃色紙。以外就沒別的物件了。

托利佛望了望玖道。「現在你打主意那裏去。玖。」玖一面走着。一面答道。「我自己也不曉得。」說時。看着孫烈道。「你帶這孩子來做什麼。要我帶他回去嗎。」托利佛搖了搖頭。又着手道。「玖。我有一件事告訴你。我現在不許你到我家裏去。」玖怒聲道。「你能管我嗎。我自有我的權柄。隨便我喜歡要到那裏。我就到那裏。」托利佛道。「但

是我那裏。我不許你去。」玖冷笑道。「你怎知道色勒不許我去呢。」托利佛衝上幾步。切齒握着拳頭。「你不要再說。不然我……」玖笑着搖手止住托利佛的話道。「一件事是真的。倘若要打起來。你只有吃虧罷了。」

不錯。玖和托利佛一般的高大。但是還要年紀青些。並且身體也要強健些。果然托利佛住了脚步。覺得玖的話不錯。若是真要打起來。他決不是這年青人的對手。便只得低聲道。「那麼。我們只好分開來。」玖一面下樓。一面答道。「你去另外找事也可以。」

托利佛轉身到桌子旁邊。這孩子正玩着這黃色

紙。托利佛瞥眼看見那頭一張紙。便忙呼着玖道。「這電報那裏來的。」這時玖又走上樓來。對托利佛道。「我忘了。只曉得有許多重要人物乘着特別快車。今夜半夜裏要從這裏過罷了。總站處也不會知道在甚麼時候。同時今夜三十三——車號——也要經過這裏。所以要當心些。」托利佛看了看又道。「怎麼三十三也失了時候。」玖點了點頭。自己便去了。

托利佛看着這紙頭。一面耳朵也很留心聽着那電話的聲音。一會兒放下那些紙。見那孩子很自得的倚桌而坐着。正想用手去撫摩那光亮的電機。托利佛柔聲道。「不要動。孫烈。你現在可回去。

到母親那裏去了。」托利佛說着便開了抽屜。拿出一枝六響手槍來。——這本是鐵路上置備的。用來防護意外的事。這孩子見了。就很想用手去拿。托利佛搖了搖頭道。「孫烈。不要拿着玩。這是要緊的事情。若是你不要玩他。我明天拿一個銀角給你。」這孩子點了點頭。托利佛便把槍放在孩子裏衣袋中。一面又諄囑道。「一定要給媽媽。你切莫拿着玩。」於是托利佛領着孩子出來。又對孩子道。「你不要害怕。你儘管跑就是了。我在这裏看着你。這裏沒有什麼東西害你的。」那孩子便飛奔去了。直到那微小而雜亂的足音去遠了。托利佛纔返身回來。他一看見這電報。心裏不禁

有些煩亂。三十三這部車子。是一部臥車。而且在这地方。只有這一部。所以往來人都擁擠不堪。尤其是夜間人多。因此每每脫了時期。誰知今晚又有部特別快車也要經過。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這鐵道卻是單軌。若一相碰。這件事還了得麼。

托利佛越覺煩亂了。他只希望等到玖再來換班後。那兩部車子相遇就好了。因為托利佛今晚實在不能專心一致。他腦筋裏雖覺得職務要緊。然而一方面。他覺得家庭也很要緊。這時他耳朵裏聽着電話機發出的聲音。他總想着那小房子裏的妻子和孩子。他怕玖真的做出什麼事來。而色勒和孫烈的保護人。又被無形的監牢關住。呀。他

越想越怕了。

這時那電話機響了。「L.R. L.R. L.R.」

這是從南面車站來的。報告特別快車在九點四十五分。已離了老城來了。托利佛剛接過。那電話機又響了。「N.T. N.T. N.T.」這卻是從總站來的。報告三十三從北面來了。但時候仍是不知道的。托利佛心裏已煩亂不可名狀。只得竭力將心神按定。細心聽着來電。一會兒果然又來。「三十三若先到。可暫叫他停住。讓特別快車先行爲要。」接着又道。「二十一忽然從南面也在今晚開來。當心些。」

二十一是一部貨車。好久纔開行一次。所以時候

也不一定的。

托利佛噓了一口氣。但他腦筋裏。仍念念不忘的想着他家庭。他並不深知玖的爲人。因爲他二人見面時候極少。——除了換班的時候談幾句話以外。不是托利佛在家裏和色勒與孫烈一堆。就是玖和色勒與孫烈在一堆。玖是借居在他家裏。他現在深悔讓玖住在他家裏。然而晚了。

這時電話機又響了。「L.R. L.R. L.R.」

托利佛並不會聽見。他仍是想着色勒是太美了。無論什麼人見了。也得像玖一般的發狂。他又想着玖現在那裏去了。或者又是到小村酒店裏喝着酒去了罷。呀。喝醉了。玖怎樣。不要他真到我家裏

去……一面他又很慶幸色勒有了手槍。可以防衛意外。

托利佛不得不聽一聽電話。那邊又報告特別快車和三十三快要在這塔邊遇見了。這時大約已快到夜半。托利佛只望着壁上自鳴鐘。希望快到換班時候。玖來了。他自己好回去。

夜半裏風益發猛厲了。只聽塔外四週。好像許多鬼魅怪叫怒吼一般。托利佛起身想開窗看一看。突然一陣雪花。隨着他開窗的手。如雨點飄了進來。托利佛鼓起勇氣。伸出首去一望。只見那軌道旁的紅燈和綠燈。都灰暗得與黑點一樣。托利佛想無論如何。玖就要換班。什麼事他也不管了。他

可以回去了。

托利佛等得好不心焦。他幾乎疑心這壁上鐘。已停住不會走。他心裏又想着這兩部車子。這時正在衝風冒雪前進。那車上人們。還不知道危險就在目前呢。若是兩下一撞呀。可怕啊。

半夜到了。而且已是十二點一刻了。換班的時候已過了。只是玖還不會來。托利佛倚在窗上朝他家裏望去。他恨不得立刻飛奔回去。看色勒可是平安如昔。他正呆住的時候。那電話機忽然狂響起來。他一聽正是總站長親自打來電話。「N.T. N.T. 這暴風很討厭罷。」托利佛回答道。「正是的。」那站長道。「那麼。把火管燃起來罷。當心

些。務必叫先到的一部車子停住。讓對方車子來了。再前進不遲。你把路燈照亮些。特別快車是很快快的。」

托利佛張開了口。要想說什麼。但卻沒有聲音出來。他好像又聽見他那美麗而溫和的妻子說道。「夜裏你去了。我一個人在這裏很害怕。」他忘了一切。他便如發狂似的衝下樓去。想飛奔回去。但是這時玖來了。玖果然醉了。滿頭蓋着雪點。歪斜斜的走着。面上紅得像血一般。托利佛見玖這樣。知他不過喝酒去了來。心裏不禁放下一大半。但卻不得不試問一聲。便等玖無力似的坐下以後問道。「你那裏去了來。」玖笑了一笑。托利

佛陡然疑心起來了。他覺得玖臉上有一種秘密表現。不像吃醉了酒。也不像睡過的光景。玖用模糊無光的眼睛。看了托利佛一眼道。「你要知道我那裏去了來嗎。」托利佛怒極了。走上前拉住玖的兩手問道。「你必定要告訴我。你那裏去了來。」玖像是譏諷似的笑了一聲。

這時電話機又響了。「N.T. N.T. N.T.」這聲音使托利佛勉強放了手。走過來聽道。「當心些。快過了。不要忘記叫先到的一部車子停住。等對方的車子過了。再前進不遲。」

托利佛又回身過來問玖道。「你可是到我家裏。又去擾我妻子來。」玖冷笑道。「你怎麼不回去

問色勒。」托利佛果然拿起帽子和外衣想走。但他一看見玖這樣大醉。連走路也不能走。那電話也聽不見。只口裏噉咕着。這時電話機又響了。托利佛只得立住聽一聽。那面說道。「把火管燃起來罷。」托利佛回頭怒聲道。「你聽見沒有。」玖模糊答道。「啊……」托利佛道。「把火管燃起來。」玖歪歪倒倒走過去。拿出火管箱子來。他似乎失了身體的平均力。他只背靠着牆。搖搖不定。眼睛也要閉了。真的他醉了。

托利佛看見這種樣子。他竟立住。不敢走了。他心裏似乎受着什麼感動似的。他腦裏幻出一張可怕的圖畫來……一部很長的臥車裏。睡着許多

的男子婦女小孩。從北面來了。那南面一部特別快車。也好像奔雷馳電對向着衝來。可怕阿。他們的命運。都在這醉漢手中呢。這醉漢能够做什麼……不過那小房子裏的色勒和孫烈呢。托利佛不禁心裏戰慄起來。他卻又不能決定。到底回去呢。還是……但是……

托利佛又一想。只要玖在這裏。家裏色勒和孫烈。可以平安無慮。他實在不敢。或者也是不願將這許多性命。交在一個醉漢手中。兩部車子的人好多啊。托利佛於是把帽子和外衣又放下了。他又取出一個火管來燃着。從窗外放到鐵道上去。一時那路上便雪亮起來。托利佛閉上窗返身時。那

火光也已紅紅的反照進房裏來了。他從火光中望見玖的臉。他忽然發現玖的醉是假的。眼睛雖是模糊。卻是半開半閉着。又時常流露出一種警醒的光來。正在托利佛看出玖假裝的醉。玖已張開他的眼。一聲不響的舉步往樓下便走。這時托利佛使用手想在抽屜裏拿手槍。忽然他想着那手槍已拿給孫烈帶回家去了。於是他又深悔不該帶回去。他怒極了。他高聲道。「你到那裏去。」玖很快樂的答應道。「讓你看這些人——這兩部車子裏的人。我與色勒作伴侶去了。」托利佛上前幾步。他要尋一個機會。但一面他還柔聲道。「我的功作時候已到了。這是你的時候。你應

當留在這裏。」玖又笑道。「我不能留在這裏。這裏完全要靠你去救那些在危險當中的人。」

打起來了……自然托利佛受傷躺下地去。玖毫不介意的舉起一把椅子。向托利佛頭上擲去道。

「我教訓你。下次不要再這樣。」說着自己揚長去了。托利佛難過已極。然而此時那電話機又響起來。「N.T. N.T. N.T.」托利佛搖頭道。「啊。我不要聽你。」不過那邊仍繼續說道。「N.T. N.T. N.T.」

三十三的時候。已曉得清楚了。在十二點四十七分。已到「R.R.」一會兒電話機又響了。「N.T. N.T. N.T.」

特別快車的時候。已曉得清楚了。在十二點四十分。已到「J.V.」

這是何等的危險啊。只相差一分鐘。太近了。太逼近了。

托利佛好似瘋了。他勉強立起身來。他曉得玫瑰現在定到他家裏去。從玖那雙惡邪的眼睛看來。他定與色勒無理取鬧去了。啊。還有什麼事比這事更重要的呢。我一定要回去。我必定要去保護色勒和孫烈。那電話機響了。「NT. NT. NT.」托利佛不應。不過他心裏還念着。「現在只有靠你去救那些在危險當中的人。」那電話機又響了。「NT. NT. NT.」托利佛仍猶豫不決。他一面尋他的帽子和外衣。他想這不能說他失職。實在事情太重了。他忍痛要走。那電話機卻拚命狂

響起來。「NT. NT. NT. 你爲什麼不答應。什麼事擾亂你。火管燃起了沒有。當心些。」托利佛不禁被這幾句話降服了。只得回答道。「知道了。」說了又慘笑一笑。又燃着一個火管放出去。他又預備走了。他想讓他們——兩部車子裏的人——去罷。死活我可不能管了。我只能管色勒和孫烈。不過一轉念。他似乎看見那車子裏的婦女——像色勒——孩子——像孫烈——都熟睡在車裏。啊。他們也是有性命的。他正立在梯級上想着。他似覺得聽見一個小孩的嗚咽聲。他陡的吃驚呼道。「孫烈嗎。」

托利佛仔細一聽。果然是的。這時孫烈已匍匐伏

着扒進來。托利佛忙上前將孫烈抱起。急劇而柔和的問道。「孫烈。你來做什麼。媽媽呢。」孫烈呼

道。「爸爸。快些回去。爸爸。快些回去。」托利佛急問道。「玖來了嗎。」孫烈點了點頭。托利佛連呼吸也幾乎停止了。孫烈又道。「玖破門進來了。」托利佛怒聲道。「但是媽媽的手槍呢。」孫烈答道。「媽媽怕我玩弄這個。所以媽媽將手槍鎖在櫃中去了。玖抱住媽媽。所以媽媽叫我奔出來……」

這時塔上一切都沈靜了。只聽見狂風怒吼着。

托利佛想他妻子。一定已爲貞節而犧牲了。他反而泰然了。他於是放下孩子。又燃着一個火管放

出去。孫烈尚呼道。「快回去。爸爸。快回去。」托利佛想回去已無益了。

這時忽聽見汽笛聲已從南面遠遠返應來了。三十三的車頭。也在北面鐵軌上慢慢出現。這時雪也更大且厚的落下。托利佛見這裏已危險極了。回去也來不及。救這許多性命。也是我的責任。於是取下三十三的命令。——總站發來的。立好候着。三十三已到塔邊鐵軌。同時特別快車的汽笛也聽見了。從南面來也要近塔邊了。好危險啊。相差只不過一分鐘罷了。托利佛正忙亂着。孫烈忽呼道。「爸爸。你爲什麼不回去幫助媽媽。」

黑壓壓的一部臥車。——三十三已停住了。托利

佛一面把總站來的命令拿着預備給車長。一面回頭對孫烈道。「孫烈現在太遲了。」說時那特別快車已如飛箭一般的駛過去了。這時車長已飛步而上。問托利佛道。「命令呢。」托利佛要回答。卻嘴裏一個字也說不出。車長驚問道。「托利佛。你有病嗎。」托利佛顫抖着將命令遞給車長。苦着臉答道。「我想我妻子已被別人殺掉了在我家裏。你可以去看的。」車長正色道。「托利佛。我很對不起你。你妻子雖遇見了危險。但三十三不能爲你妻子而不開。」托利佛道。「但是……我卻救了這許多人的性命——」車長道。「你報告總站長罷。他明天或者可遣人幫助你的。」

車長說着又飛奔去了。不久三十三也就開行。托利佛這時忽聽見梯樓上又有人來了。脚步很輕微而慢。等到燈光照到那漆黑的頭髮。慘白的臉色。托利佛一見卻是他妻子。伊圓睜着雙眸望着托利佛。托利佛正想去擁抱伊。色勒忽低聲道。「不要近我的身體——呀。我做了什麼事呢。」托利佛道。「玖呢。」色勒面色益發慘白了。仍低聲道。「你爲何抖的這麼利害。你爲何不來呢。」托利佛像失了知覺似的又道。「玖呢。」色勒道。「他並沒傷害我什麼。因爲我已——我已將他殺——殺死了。」色勒說時。將手中槍向樓板上。一擲。那孩子很驚異的望了這槍。色勒雙手捧住

臉顫聲道。「我已殺死人了。」伊又望着托利佛道。「你爲什麼不與我說話。」托利佛顫抖稍止住。但仍一句話也講不出。回身過去將外衣鋪在樓板上。讓小孩子睡下。色勒道。「你不與我說話了嗎。我不是要這樣做。但我不得已要做。你明白嗎。我不得已要做。」

托利佛也不答應。自走到桌子傍邊。拿起電話來要打。色勒忙跑上抓住托利佛的手臂道。「你去告訴別人嗎。」托利佛道。「現在既去了。難道我不再找一個人來替他嗎。」他說時。又微微抖了。

托利佛坐下了。把色勒緊緊抱在膝上坐好。

色勒很慚愧的問道。「你不責備我嗎。」托利佛不答應。不過托利佛眼淚落到色勒面上的時候。色勒益發慚愧。但是伊又很滿足了。他們倆互相偎倚坐在孩子旁邊。等候那來代替玖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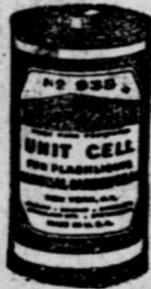
# 永備電筒

穩妥 經久 可靠

永備電筒不論戶之內外欲得光亮無不需要盡如人意有各種不同之式樣以合各種用途射光有二百呎三百呎及五百呎遠近不同之分

美國紐約  
美國永備廠製造

各處電料店均有出售



永備標準  
電池各種  
電筒中無  
不適用

無線電機  
中應常用  
永備無線  
電池

742

# EVEREADY

東方又(713)(四)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美 術 家 之 拱 璧

## 金 石

西清續鑑 四十二册 廿四元  
 十鐘山房印舉 十二册 二十元  
 寧壽鑑古 三十二册 二十元  
 憲齋集古錄 海月箋精 三十元  
 印念八册 十二元  
 甸齋臧石記 十二册 十二元  
 嘯堂集古錄 二册 夾頁 七元  
 料半 五元  
 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 十册 廿元  
 清儀閣集古 張叔未寫 一册 一元  
 東武劉氏款識 陳璣齋寫 一册 一元  
 甄古齋印譜 一册 八角

## 中 國 名 勝

下列各種名勝係黃炎培袁希濤張元濟蔣維喬莊俞請先生旅行時特別攝影用珂羅版精印置之案頭可供玩賞懸之鏡中可為裝飾品餽贈親友尤宜已出廿一種計三十册各一元

黃山 孔林 盤山  
 廬山 虞山 大房山  
 普陀山 雁蕩山 華山  
 西湖 天台山 武夷山  
 避暑山莊 恆台山 天目山  
 泰山 五台山 雲台山  
 衡山 西山 莫干山

讀雪齋印譜 二册 一元二角  
 程荔江印譜 二册 三元  
 伏廬印藏 六册 二元  
 書 畫  
 名人書畫 已出二十六集  
 中國紙 第十九集 元四角  
 第二十集 元三角  
 第二十一集 元四角  
 第二十二集 元三角  
 餘均每集 元二角  
 外國紙 每集 元二角  
 名人扇面集 珂羅版九集各一元  
 名人畫 執扇摺扇 已出百餘種  
 價單贈閱

美 術 品 目 錄 承 索 印 寄

##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文學家之妻

張碧梧

一

誰不艷羨周腕珠的福分好。並稱贊伊着實有眼力。在交際場中。愛上伊的青年男子。不知有多少。富家子弟也有。大學生也有。伊却一概不放在眼裏。祇和他們虛與委蛇的酬應着。不使他們覺得過分難堪罷了。伊的滿腔愛情。却專注在一位青年文學家章郁文身上。如今居然好事諧成。結爲

夫婦。真是美滿的姻緣啊。

不但外人們都懷着這種感想。便是腕珠自己。也着實得意。伊以爲文學家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是何等的高尚。社會上對於文學家。如何等的尊崇。如今自己已是文學家的夫人了。地位當然也很高尚。當然也受社會上同等的尊崇。這是何等可喜的事啊。

二

在他們蜜月旅行以後。鮑珠斗然發生了一種感觸。覺得伊的前途。雖不致於過那種灰色的生活。却也絕不會如伊先前意料中的那樣圓滿。枯寂沈悶的境界。恐怕伊是逃不過去的咧。伊最初發生這種感觸。是在一天的夜間。這天原是伊的一位舊時學友——也便是伊的好友之一——過三十歲。伊一早便去拜壽。這位學友的丈夫。是一位在社會上很活動的份子。平日裏交際很是廣闊。夫婦間的愛情又十分濃厚。既是愛妻過三十歲正壽。自然大事鋪張。這天來祝壽的賓客。着實不少。晚間並舉行跳舞會。舞衣翩翩。樂聲悠揚。非

常的熱鬧。鮑珠在他家正正玩了一天。直到跳舞會散後。方纔回家。伊因爲在那種熱鬧場中。受環境的影響。神經本已很興奮。臨行前。又曾喝了幾杯酒。伊的神經便越發張緊了。回到了家中。見郁文尙坐在寫字檯前看書。心想他必是因我未回來。坐着等候我。便引起了一種含有神祕意味的愉快的感想。當即在寫字檯前面的一張沙發上坐下。很高興的對郁文道。今天王家真熱鬧極了。尤其是晚間的跳舞會。可惜你不會去。否則我們二人也同跳一會。豈不格外有趣。接着伊又把所見所聞的種種有興趣的事。講給郁文聽。嘮嘮叨叨。講了好多一會。郁文却仍然低着頭看書。非但

未曾應答。且似乎並未聽見。腕珠說完之後。見他這副模樣。心中已有些不悅。便站起身。去到郁文身旁。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我方纔喝了兩杯酒。你瞧我的臉不是已紅了嗎。郁文這纔擡起頭。但祇淡淡的瞧了伊一眼。又微微的笑了一笑。隨即仍低頭看書。腕珠趁着酒興。再也忍耐不住了。便道。郁文。我和你講話。你爲何這樣冷落我呀。郁文微笑道。我的態度仍和平常一樣呀。你是剛從那熱鬧的場所走出。因神經的反應。便覺得我的態度冷落了。其實我何嘗冷落你。腕珠道。你還說不會冷落我嗎。怎麼我和你講話。你一句也不回答。如同未曾聽見一般呢。郁文道。我因爲看書

看得太起勁了。老實說。你方纔說了些甚麼。我且未嘗聽見。自然無從應答你了。你的學問。原也很好。你可瞧瞧這本書。這書中的記述。也許比你方纔的談話。再要有興趣呢。那末我祇注意看書。不會留心聽你講話。你便不能怪我了。腕珠以爲他是託詞。便伸手取過這本書。見是一本文學書。便約略的閱看。郁文趁這當兒。又道。腕珠。我本來是一個研究文學的人。凡是研究文學的人。頭腦都非常冷靜。生活也偏於沈悶一方面。以你的見識。這一層當然是知道的。上個月裏。我因爲是在我們的密月期中。不得不暫時拋開書本。隨時陪伴着你。儘量的取樂。如今密月已過。我自當仍理舊

業。我不能因為娶個妻子。便犧牲掉我的學業啊。我縱然有這意思。諒你必也十分反對的。你是個有學問而富於識見的婦人。當能原諒我這苦衷的罷。郁文說這話時。態度很是懇切。腕珠聽見了。知道他說的都是實話。心中便受着相當的感動。把手裏的書仍放還在寫字檯上。不再說甚麼。仍回到那沙發上坐下。暗想道。他說的話。一些不錯。以他所處的地位。他的精神。不得不用在書本上。因為人家所以尊崇他。並不是尊崇他這個人。實在是尊崇他的學問。那末他的學問。就是他立身處世的基礎。他對於他的基礎。當然要予以十二分的注意呀。他既要繼續研究學問。再發展他的

前程。自然便沒有多少閒情逸致。伴着妻子取樂。這一種情形。我原很了解。原很能諒解他。不過照這種情形。我的處境。不是太沈寂了嗎。在現在男女社交公開的時代。我原可獨自去到交際場中。享受我人生應有的樂趣。不過既已結婚的婦人。倘不論到甚麼所在。都是一人獨行。委實不是一樁良好的事。在知道實在情形的人。尚無妨礙。不知道的人。就得引出種種的猜疑來了。我倘然怕遭別人的猜疑。不常出外去交際。終日悶坐在家。瞪眼望着他讀書。又不是太枯寂了嗎。

三

在一個天氣良好的星期日的午後。腕珠站在臨

街的洋臺上。朝外瞧瞧。只見街道上行人擁擠。並有許多的年輕婦女。打扮得十分嬌艷。一手挽着伊們丈夫的膀臂。且行且談。那一種艷膩的神情。令人見了。不禁十分羨慕。碗珠望了一會。心中忽有所觸。立刻撥轉身。走進屋去。再走到書室中。見郁文正伏在寫字檯上。筆不停揮的寫着。伊的步履聲。他似乎也未曾聽見。碗珠走到寫字檯旁。輕輕的道。郁文。你可以擱一擱筆嗎。今天天氣好極了。你可能和我一同出去散一會步嗎。郁文停了筆。擡起頭。微笑着道。碗珠。恕我不能陪你了。你倘要出去。儘管一人去罷。我這裏有一篇文章。和人家約定。今晚要交給人家的。此刻剛祇做成了一

半。倘再耽擱。今晚不能交出了。我不願意失信於人。所以我必須儘今晚做好。他說了這話。也不等碗珠再說甚麼。又低下頭。吟哦起來了。碗珠見他態度堅決。料到再向他說。他也未必答應。而且他是做他的職務。伊也不願勉強他停止。便一聲不響。仍回到洋臺上。悶悶的朝外瞧看。心中暗念道。這樣的生活。未免太沈悶乏味咧。

#### 四

在一間賓客衆多。笑語喧譁的廣廳中。碗珠獨自坐在一旁。用兩道愁悶的眼光。望着這許多賓客。見他們都是一男一女。逐對兒的來來去去。祇有自己一人是孤獨的在着。心中已很難受。偏偏這

許多男女彷彿有意要在伊面前賣弄。一對一對的時時在伊面前走過。伊並覺得他們走過伊面前時。都露着一種驕傲的神情。心中便越發憤恨。暗想道。這些男子們。不都是在社會上有相當的名望的嗎。社會上的人對於他們。不都是表示相當的敬禮嗎。可是他們並不是文學家呀。並不是因研究文學。纔能如此呀。我真不知道郁文當初爲着甚麼原故。不去研究別種職業。偏偏研究文學。以致造成這種枯寂的生活。並間接的使我也陷入這種枯寂的境界。而且在我國這種現狀之下。操別種職業。祇要這人才幹活潑。前途儘多發展的餘地。惟有這文學家。據我看來。地位雖很清

高。可是前途必無多大的發展。能够勉強維持了生活。已經是很不容易咧。生活固然枯寂。前途又無發展。郁文何必定要研究文學呢。他研究文學。我不能不說他是失計啊。碗珠想到這裏。心中有說不出的悲憤。定睛朝四下裏瞧時。忽見那邊有一張椅上。坐着一個少年男子。身旁並無女伴。臉上並露着惱悶的神情。暗想這個男子。莫非和我一樣。是獨自一人嗎。倘果是如此。我們到可做個臨時的伴侶。免得兩下裏都感受着這孤寂的况味。碗珠想罷。便站起身。走到那男子身旁。向他招呼了一下。這男子彷彿受寵若驚似的。連忙起身還禮。隨卽二人便坐在一起閒談起來。碗珠這一

來不打緊。可使得這廣廳中的賓客們都十分奇詫。人人都用驚異的眼光望着碗珠。碗珠見了不禁很是動氣。暗念道。這不是怪事嗎。我因為郁文忙着看書作文。沒有工夫伴我出來。我獨自一人覺得寂寞。尋一個臨時的伴侶。並不是何等怪異的事。而況在現在這種風氣之中。這更算不了一回事啊。你們何必以為奇異呢。難道我祇應獨自一人。當受那孤寂的况味嗎。你們越是如此。我越要做作一回。讓你們見了。索性驚奇不已。碗珠拿定了這個主意。對於這個少年。便做出十分親密的神氣。這少年自然越發得意。言語舉動之間。漸漸露出親近的神情來。碗珠雖已覺察。但本無和

他結交朋友的意思。却也不很介意。後來這少年竟然說出越禮的話來了。碗珠這纔忍耐不下。立刻起身走了開去。暗想怪不得他們是我和他交談。覺得奇怪呢。原來他是一個品性不良的少年。哦。是了。所以他獨自一人坐着。沒人去理睬他呢。當下碗珠不願再勾留。便向主人告辭。回家去了。

## 五

碗珠常常對伊的親戚朋友道。我如今明白了。因為已明白了。我心中便一些不覺得怨憤了。原來文學家的生活。應該是這樣沈寂的。文學家的妻子。當然也應聯帶的過這沈寂的生活呢。

(完)

## 唐代兩個窮詩人

(傅芸子)

唐代有兩個著名的窮詩人。就是向以寒瘦並稱的孟郊賈島。孟嘗於苦寒中。恨敲石無火。賈則歎髮絲如雪。不堪織衣。二人皆以窮致死。其窮態苦況。尙不止此。二人詩中。對於窮態。嘗作深刻的描寫。吾人讀之。很可想見其苦況。委實可憐。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可見其窮的一無所有了。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他在冬季冷的程度如何。不消講了。賈詩云。髮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能作髮織品。却也有有限的。能有多少出品。又朝飢詩云。坐聞西床琴。凍折兩三絃。可見他不止於忍飢。忍飢受凍。是兼而有之的。從這幾句詩推想。可知他二人窮的程度了。

編者按。東野閔仙。固然是兩個窮詩人。然他們詩中所說的話。乃是形容過分之言。決不是實在情形。譬如東野詩。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既然是家具少於車。又何必要借車載家具。既然家具不多。借車也不必多借車。只借一輛。正是實在情形。而下文言家具少於車。豈非家具連一件也沒有。也決無此事。可見他們的詩。都是形容過分之言了。



## 幾個民間詩人(三)

(編者輯)

按幾個民間詩人。其一。見前卷十五期。其二。見前卷十七期。此是其三。原稿是朱紫齋先生寄來的。編者記。

### 長洲老嫗

長洲蔣家。用一老嫗。素不識字。而喜吟詩。她的主人。名喚容齋。辛齋。兄弟倡和。沒有一日不是如此。老嫗每從屏邊竊聽。有明白易解的。就記牢不忘。後來自己也能做詩。做了一首中秋無月道。『最怕中秋風雨來。人家佇月尙徘徊。七齡小姐癡愁甚。拜祝天門兩扇開。』辛齋是有癱病的。常常臥床不起。知道老嫗會做詩。指着榻上的佛手柑爲題。叫他做。老嫗應聲道。『十指拳拳不肯開。掌中定捧寸珠來。何緣得近詩人榻。香氣還宜問蠟梅。』這時有婢女名蠟梅。也在榻旁。她就和她戲謔。又有句道。『讀

書盼望爲官早。畢竟爲官遜讀書。(見然脂餘韻)

某長工

某村有一家殷富農家。到育蠶的時候。教讀的先生。放假回家。長工背了行李送他歸去。見沿路桃花盛開。教讀就朗吟道。『隔岸桃花滿樹紅。』想了好久。續不下去。長工就續吟道。『長工挑擔送長工。雖然喫飯分高下。打發工錢一樣同。』(射村吳觀生言)

文藝談屑

(范烟橋)

舊時小說作者以雜記爲小說之正宗。而以傳奇演義比諸支流。則以從來書目家。以雜記堂哉皇哉列入子部。訓詁考據家甚且引用其書。以充沛其敷說。故中國雜記小說之一類獨多。西方則甚少。除笑林外。僅拊掌錄天方夜談略相彷彿耳。

商務印書館精製

摺扇

紈扇

□□□□□□□□

摺扇

女扇

紈扇

一百十三種定價  
一角二分至二元

三種定價四角五分至七角

二種定價五角及  
二角七分

□□□□□□□□

贈印索承單價印另



扇面

扇骨

式樣

影印古今名人書畫、或用珂羅版設色印、或用彩色石印、或用單色石印、

有全漆、全棕、全檀、瑁邊、冲牙、古竹、雞絲等多種、全由良工雕鏤磨琢、

扇骨形式、扇面紙質、以及書畫取材、均力求合於審美的觀念、

## 暑期中之雅人雅事

炎炎長夏，暑氣困人，浮瓜沉李之餘，尙有消暑之樂事否乎？

曰有。

窗明几淨，潑墨揮毫，是消暑之一法也。本館精印名人碑帖畫冊，可備觀摩。

山間海涯，旅行遊覽，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精印中國名勝及各地風景照片，各地遊覽指南，可備應用。

輕搖畫扇，清風徐來，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各種摺扇紈扇，可備選擇。

二三素心，圍棋一局，亦消暑之一法也。本館有各種棋子棋盤，可備玩賞。

▲種類繁多 詳載圖書彙報 函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謹啓



# 月季花栽法

吳靈園

## 序言

種四時花。若蘭。若荷。若菊。辛勤半載。或終歲。僅得半月。或一月賞。而種月季則不然。花既四時常開。品又文秀獨異。擅色香味。種多至數百。楊誠齋詩云。別有香超桃李外。更同梅雪鬪霜中。宜乎石處士之錫名。張南皮之特拔。近今江浙各地人家之爭栽而趨重也。（清鵝湖松下花農云。羣芳譜之載月季花。藤本叢生。與薔薇相類。而香尤過之。注云。人家庭中不宜種。從而知者以爲枝幹有刺。形如荆棘。所以色香均絕。品格超塵。而猶不得見重於此。康熙間。揚州石天基。曠達士也。著有傳家之寶一書。補景園林。栽月季之種。嘉名肇錫。曰長春花。厥後月季之種。其類頗繁。揚州尤甚。而嗜之者尙鮮。迨南皮張之洞督漕淮上。頗好玩賞此花。揚州之新奇佳種。無不廣



爲羅致。而因材取義。或以豔麗稱。以香韻重。或以美人之名爲標題。或以名花之品爲比類。而甚則比德於玉焉。及移節金閨。行臺庭院。美種如林。而大江以南之士。始知月季之種類繁多。花開嫵媚。入春夏而極盛。歷秋冬而不凋。從此園丁圃叟。務盡栽培。即在逸士騷人。亦深賞識。而搖曳多姿。庶不致淪落於頽垣敗堵之間。日與蔓草蒿萊爲伍也。僕試驗亦有年。搜羅逾百種。雖無十分心得。大意要能盡會。欲同好者之識所愛護。不以廢敗而失望。謬敢於祕藏舊籍中。削同取異。并加參酌。成此月季栽培法一卷。月季花譜一卷。以供諸世。或謂無大效乎。花長好。月長圓。人長壽。行將於是編卜之也。藍田璧玉金甌泛綠等。張南皮稱爲上十種。（今又有新藍田新金甌等。實則俱譜中某種別名。）舊譜另爲提列。今以分色之故。散入各類。雖仍前占。然我敢敬告世人。人心各有好惡。新種不乏上品。幸毋徒尙耳食。拾人唾餘。卽此區區亦類於抱殘守缺者之所爲也。青浦吳靈園。

採集





月季花昔在揚州爲盛。今據調查所得。揚州亦無新奇佳種。而江南浙東各地栽培之者頗不鮮。(如常熟常州吳江平湖湖州諸處)乃時有新種出現。山東之種強壯。江浙之種多瘦弱。另亦有東洋種咖門種。內地不多見。採集者往往喜黃月季。以月季黃種最少。所以可貴。大約佳品每扞頭(卽插活之花秧)三寸出價四五元以上。尙難得真者。稍次則一二元七八角亦能購得。普通不過一二角而已。蘇州藝花爲業者。時有船載花至各地求售。其中實無月季佳品。而花販往往謬爲稱名。意圖騙取巨值。若非真能辨別。或已見花。切不可貿然信之。致受其欺。

### 辨別

辨別月季花。如葉引文秀光潤。枝幹細短者。大都爲佳種。新芽深紅。開出爲紅花。新芽帶淡黃色。或是黃花。約略可定。又如月季與薔薇之別。在月季五葉一引。薔薇則有七葉。然月季之種。間亦有七葉者。不能不加辨察。而善於辨別月季花之人。又往往能於枝葉新芽上。審定爲某種某種。此則尙非園丁圃叟所擅場。更何論初學栽



培者歟。

### 培壅

凡百花木。無不全在培壅。而月季則逐月開花。且性喜肥。尤宜培壅力厚。故立冬後。宜取田中新泥。敲碎晒乾。稻柴灰煨過。澆以濃糞。乾則再澆。不計遍數。聽其雨淋日炙冰凍。至來年春初取用。或放在有日無雨之處更妙。

### 選盆

通常取素燒瓦盆。(須先浸水中使吸水透後然後使用不致橫奪土中水分有損植物養料) 因其通氣透水。均屬佳良。花卉發育。自必健全。惟易於吸收。使土乾燥。灌水之勞較多。故亦有改用小缸者。總之不論缸盆。須選容量高深。底洞闊大。(或穿二洞) 以便瀉水。即欲翻換。亦不易傷根。欲作供美觀。當以綠白色盆及紫砂盆為佳。但磁盆不適用。則或平日種於瓦盆內。至作供時。再將美麗華雅紫砂盆磁盆或釉盆套上外面。適宜配合其彩色。易於變動。亦甚得策也。



## 翻栽

月季栽於地上。得地氣擁護。土肥廣厚。水分蒸發之益。可以減省澆灌。抵禦霜日。暢發生機。花開美大。然大半爲取供便利。珍玩賞異起見。蓄爲盆栽。盆栽之先。培壅選盆。既如上述。盆栽之時。又宜盆底墊以高凸瓦片。一片或二片。或覆蚌壳。使易瀉水。然後將土裝入盆內。約二分。植下花秧。旁邊加土。搖令結實。清水一勺定之。裝盆之土。原爲培壅既經之土塊。先須敲碎。置於一二分眼篩子內。篩細。然後應用。庶植下之根。能自由擴布。大雨經久。不致連底固結。受窒礙也。盆土比盆面約低二分。占十分之八。不可裝滿。鎮壓過重。使根難暢發。蓋月季之根最細弱。忌土板實。又性喜肥。每歲春分之前。盆須翻過。換冬時培壅之新泥。盆邊細根。可選去一些。惟宿泥不可盡去。恐傷命根。及泥內之芽。種定之後。清水澆透。一月爲期。勿澆肥壯。夏日根方吸收養分。注全力以養枝葉。最懼乾燥。不宜翻盆。深秋及冬。更不可翻。翻則根不耐凍。若根上有新芽氣條。亦不可翻。

如須變動或換盆。宜在夕陽西沉之後。或曇天或將降雨時。用托底法。自盆底將盆土完全托出。然後加以整理。決不可盡去舊泥。使根露斷。一星期內。又須置背陰處。避見日光。以備損及內部。或有受損。亦可將養回復。

### 位置

紅花宜陽。白花宜陰。紅花受露。則愈鮮豔。白花受露。則易見紅點。開花之時。卽紅者亦不宜多晒。晒則外瓣易焦。白又不宜多陰。以致花瓣不放而爛。又爲視察便利。通風爽氣起見。自養成盆（在扞枝小盆時）移植於本盆後。宜特製陳列臺以陳列之。如階級狀（形式或圓或方隨便）則不特免除蚯蚓螻蟻之擾。且極雅觀。便於留心捉蟲。修剪。因陰陽喜肥與否之關係。其間陳列。又須預加分別。則施肥時。亦可減少許多心力。

### 護恃

春秋二時宜陽。夏宜陰。須搭涼棚。蓋蘆簾。可迎風。不致受悶。傍晚須將蘆簾捲開。使





其沾濡鮮露。至於花開之時。取供屋內。不可過宿。否則根葉俱傷。且後蕊難開。卽開亦色不鮮明。有種枝幹軟弱。花易倒垂。宜於盆中植立細竹。或小樹枝。（樹枝可以混作花枝）以爲支撐。或用縲絲縛住。俾免傾側或斷折。

夏月炎熱。其花易開少瓣。結蕊後宜移陰處。或用蘆簾遮蓋。微令透日。庶得漫開花大也。

### 澆灌

春時不過濕。濕則根易爛。氣條易萎。夏不忌濕。秋冬之際。（霖雨兼旬亦必致根腐爛是宜慎之）最易風燥。連盆底均乾。故更宜濕。卽使受凍。亦忌乾而不忌濕。每當大雨。盆面容易積水。可用竹引向盆邊通下。使其水自下出。則根自不爛。

灌水不外井水。雨水。川水數種。卽時汲取之。井水勿宜。須待其冷。雨水純良無雜。可稱絕品。是宜留意接貯。川水亦合盆用。自染工場流出者不宜。但不問何種之水。新不如舊。以缸桶積蓄者。卽經二三月。仍可使用。因陳水生子。帶青



色。雖覺不潔。用諸盆栽。反爲有益也。

## 施肥

十二月中天氣晴和時。宜澆濃糞或黃豆水。用以禦寒。兼防落葉。餘均宜薄些。春初萌芽甫發。及根下初出新枝時。斷不可澆。澆則焦黑。必須俟枝長葉平。花蕊已大。亦不可澆。澆則花蕊緊結而難放。花開後新芽未發。可澆濃糞。以一九分爲度。新蕊已出梗半寸。可澆黃豆水或草肥一次。以助花力。則花更鮮而耐久。澆壯後。盆面不可見白泥。若乾。則蕊脫葉尖焦。嫩梗萎。故澆壯最妙在雨前。若過亢旱。譬如今晚澆壯。翌日早間仍須以清水灑之。察其肥瘦。隨時培壅。平均每月二次。（紅種多一二次無妨）能不間誤。則必有大好花開出來也。

糞肥最妙隔年臘糞。如無預備。宜將桶積聚若干。密閉之。約經數星期或三四月。變成黑褐色。溶液。臭氣稍減者。用之。新糞斷不可澆。春季蠶豆莢浸水缸中。追爛溉盆栽。亦爲無上肥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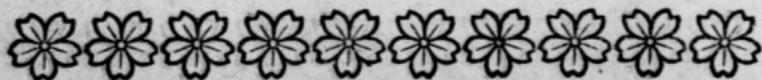
(附註)春宜七糞三水。夏宜四糞六水。秋宜六糞四水。冬宜八糞二水。  
又正月七糞三水。二月六糞四水。三月對和。四月四糞六水。五月三糞七水。六  
月二糞八水。七月三糞七水。八月四糞六水。九月對和。十月六糞四水。十一月  
七糞三水。十二月八糞二水。

### 修剪

細枝亂葉徒耗養液。閉塞光氣。宜多剪去。以促健枝生發。新枝開花後。剪去其半。發  
芽便壯。不可愛惜。否則細葉叢生。花蕊難發。常有終年愛護。而無一花者。此失於修  
剪之故也。

盆栽須講姿勢。故修剪尤須注意。常見有剪短中幹。以促根下多發氣條。或四邊分  
枝健盛者。此最能使養液循環。平等均勻。光線透射。空氣流通。花蕊得力。結果良佳。  
修剪之法。莫逾於此。

### 捉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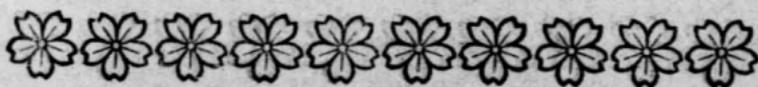
凡嫩芽新條。每有青色莠蟲聚集。此蟲雖不大害。亦須除去。以防損傷枝蕊之津液。又有黃腹飛蟲。腹下有刺載子。羣芳譜稱爲鑄花娘子者是也。專向肥胖嫩枝破細縫一條。瀉子於內。七八日刺處之縫間裂出無數黑頭青蟲。始食嫩葉。繼食老葉。又變飛蟲。若不除去。必盡食其葉。又有青絲蟲。遠望如細梗。無論葉蕊。被食極速。更有嫩青蟲。圈伏葉底。葉蕊俱食。不可不勤於剔去也。再小蜘蛛吐絲纏滿枝葉。雖不傷壞枝葉。而雨露已被遮蔽不能受。則久漸憔悴。必急除之。

用魚腥水或魚腸汁。密洒花葉上。能去一切蟲。傷濕易生白點。須以竹扞剔淨。略灑魚腥水。

### 翻泥

盆面之泥。每逢大雨。必然光潔平塌。待其晴乾。須用竹扞翻鬆。使澆水易受。不致裂縫傷根。

### 收藏





月季若受霜雪。葉卽紅而焦脫。至春初發出之芽。必細而少蕊。故霜降後。宜移向南檐。受日。又秉性喜東南風。忌西北風。多受西北風。必致枝梗凍枯。而近泥之梗。卽裂縫脫皮。故大雪前後。又須入溫室藏之。（開窗一格以通氣）或連盆埋於地中。以取地氣擁護。（盆邊與土面平行卽得）待轉南風。卽行開啓。驚蟄後。移置檐下。清明見天。

冬春之交。暖氣漸催。盆栽雖萌芽生葉。有時晚寒突至。必令冷枯以死。是亦宜特留意。則雖經萌動之盆栽。近夜仍宜安置室中。不可因春令旣屆。遽爾放任也。

### 防凍

冬季入溫室後。亦須稍見陽光。交九嚴寒。或裝火盆。以保溫度。最忌冰凍。尤忌壯泥受凍。雖澆壯必在臘日。然須擇天氣晴暖。若遇陰寒風雪。切不可澆。否則梗黑葉黃。根必霉爛也。

## 扞枝

扞枝宜三、五、八、十二月。此羣芳譜所言也。然善於扞者。四時俱可。不必拘執。惟霜降至冬至節不宜扞。處暑至秋分節前後。此等節中。扞最易活。凡扞枝須擇三四片葉之空頭最佳。或開過花之花底亦可。入土半寸許或七八分。不可過深。深則欲爛。扞後泥不可乾。亦不可過濕。若見扞枝發芽放葉。其根已發即宜分種。則長養尤速。俟開過花後。可以薄壯澆之。凡剪枝須擇分梗處。或齊葉引有眼可發芽處亦佳。（切不可手摘以傷老枝）蓋新折生蟠。未易生根。有宜擇地之不積水處。取新田泥佈高四五寸。然後扞下。以清水澆透四圍。毋使落空。則其發芽易於盆種。

扞枝防水爛。宜擇粗者。將枝末用指甲刮去青皮數分。或削成馬耳狀。使面積廣闊。多吸養分。扞後置陰處二旬爲期。使見陽光。時以清水沙灌洒。至一月後。乃用宿糞。則兩月即可開花。其土能用澆過者最妙。土中須拌糞糠灰使質鬆散。生根不致受阻。大約七土三灰。視土質而定。如由別處剪枝。須插於芋芴蘿蔔或梨上。則雖過夜



入土。亦無傷也。

又剪枝不能立扞。用水濕潤亦佳。平時扞插。宜待天陰。如遇微雨。則有六七分生機。無雨稍減。

### 子種

須俟好花開結之後。四五日。摘下其蒂。破出其子。散於鬆泥之地。入泥不可過深。一二月內常澆清水。毋使泥乾。俟其發芽放葉。移栽盆內。花開必變。惟平常者多。而佳者絕少。

編者按。序言謂復有月季花譜一卷。茲篇幅有限。不及多載。待後續刊。



### 野客叢談

(蔣瑞藻)

草木而獸名者。束木、伏牛、射干、金牛、地薺、地羊、漏蘆、伏豬、伏苓、伏兔、菊薺、活鹿、黎蘆、鹿驪、鬱金、艸麝、阜、莢、烏犀、梓木、塋鼠、地丁、獨行虎、齒寬、九頭獅、荔實、馬首、索千、馬耳、鬼白、馬目、交藤、馬肝、蓴、馬蹏、杜蘅、馬蹏、蓬、葛、馬尾、熏陸、馬尾、烏韭、馬馵、蓄、牛舌、百部、牛膝、南燭、牛筋、沙參、羊乳、丹參、羊乳、枸杞、羊乳、葦楚、羊腸、蓄、羊蹄、薤蕪、羊蹄、地丁、羊角、地菘、豕首。又曰麋臚、胡泉、豬耳、承棗、豬苓、黃芩、朮尾、豨薺、豬豪、旋花、鹿腸、旱蓮、豬牙、菝葜、狗脊、貫衆、狗脊、支蘭、犬牙、豨薺、狗膏、牽牛、狗耳、白薺、貓卵、澤膝、貓眼、樗木、虎肉、沙叁、虎須、款冬、虎須、漏蘆、虎掌、蒟蒻、虎掌、豨薺、虎膏、石荷、虎耳、黃環、狼跋、支蘭、狼牙、山慈姑、鹿蹄、玄參、鹿腸、敗醬、鹿腸、猴葵、鹿鬼、葱、鹿胎、蘄草、鼠尾、香茅、鼠耳、灌艸、鼠肝、女蘿、兔絲、卷柏、豹足、杜葷、獐頭、鬼目、麝目、蘆蒼、象膽、旱蓮、獼猴頭、地錦、獼猴頭。

# 勞苦世界

原名 Hard Times  
原著者 Charles Dickens

伍光建譯

## 第二卷 收穫

### 第一回 銀行(續)

斯奶奶大大的吞了一口茶。搖頭說道。呀。他答道。瑪當。安瑪。我很疑心安瑪。我不喜歡他的行徑。斯奶奶很鄭重的說道。畢左爾。你要記得。我向來對你說話。提起過人的名字麼。他答道。請你饒恕我。你向來是反對提人家名字的。不錯。你說話總是不肯提人家名字的。斯奶奶露出打官話的樣子。說道。你

要記得我在銀行裏很負大責任。畢左爾。我奉班特比的委託。擔負重責。數年前。我同班特比都想不到。以爲有一天。我要當他是我的雇主。每年收受他若干酬謝。然而我不能不當他是個雇主看待。班特比很把我當作上等社會中人看待。承認我是貴族中人。他對於我是很盡禮的。實在是太盡禮了。我既然受了他的委託。我要對他得起。假使我任人隨便說人家的名字。不幸這個人又同班特比是親戚。我若是這樣。我就是對不住班特比。畢左爾又措措額。又求饒恕。斯奶奶說道。你若是說有一個人。我就聽你說。你若是說出妥瑪兩個字來。我就不能聽你說。畢左爾說道。除了一個人。餘外都還算好。斯奶奶又說了一句呀。畢左爾說道。這個人自從到了銀行。就做了許多他不應該做的事。他是個亂花錢。好尋樂的。一個很無出息的人。瑪當。這個人什麼都不會作。假使他無朋友。朝廷上無人替他說話。他混不了飯吃。斯奶奶又搖頭說一句呀。畢左爾說道。我盼望他的親戚朋友。不給他錢。叫他亂花。瑪當。不然的話。我們曉得。他亂花的錢。是打什麼地方來的。斯奶奶又搖頭喊了一句呀。畢左爾說道。瑪當。他是很可憐的。我所說的那個人是很可憐的。畢左爾走近前。低聲說道。那個人是很不會打算的。也同市上好些人一樣。瑪當。你曉得他們不打算。你這樣高貴的一位夫人。是很要曉得這種事

的。斯奶奶答道。他們若是都拿你作榜樣。都學你。就好了。畢左爾答道。瑪當。我謝謝你。你既然提到我。你看看我。我已經省下幾個錢了。瑪當。我每逢耶穌誕所得的賞錢。我都存起來。並未動過。瑪當。我的工錢雖不多。我還用不完。省下些來。瑪當。爲什麼他們就不能學我呢。只要有人作得到的事。別人也能作得到。讀者要曉得。畢左爾末後一句話。是焦炭市廠東們一句欺人之談。市上毋論那一個大資  
本家。都說是他們都是白手興家。起首的時候。不過只有六個銅元。到後來就弄到六萬金鎊。他們總說市上的六萬工人。爲什麼不拿六個銅元起首。也弄到六萬金鎊呢。總怪他們爲什麼作不到。我既然作得到。你們爲什麼作不到呢。你們爲什麼不去作呢。畢左爾說道。他們還說總要消遣解悶。瑪當。這是句極無理的話。我不要消遣解悶。我從來未消遣解悶過。我將來也永遠不要消遣解悶。我不喜歡消遣解悶。至於他們有時聯合團體。其中有許多人靠告密。多少多得幾個錢。或是得東家的歡心。生活進步些。他們爲什麼不求進步呢。這是人人該作呢。斯奶奶說道。他們要進步麼。畢左爾說道。他們常常說到他們的妻子。我們都聽厭了。聽得太多。都要吐了。瑪當。你看我。我不要妻。也不要子。他們爲什麼要妻子呢。斯奶奶說道。因爲他們不會打算。畢左爾說道。瑪當。可不是。就是這個緣故。假使他

們是會打算。不要這樣固執。他們該怎麼說呢。他們就該說。我的帽子底下就蓋住我的家眷。（指單身一人也注）男工女工都可以說這句話。我只要給一個人吃。我最要給吃的就是這一個人。斯奶奶吃塊小饅頭。說道。說得很對。畢左爾說道。瑪當。我謝謝你。我不願驚動你。你最喜歡吃茶點。我更不該驚動你吃茶點。說到這裏。伸頭向街上看。說道。瑪當。街上有一個人。往樓上看。看了有一兩分鐘。現在從對街走過來。好像要敲門。瑪當。這就是那個人敲門無疑的了。畢左爾走到窗口伸頭往外看。回過頭來。說道。瑪當。是的。你願意我把這個人讓進來麼。斯奶奶擦擦嘴。整理整理手套。說道。我不曉得他是什麼人。畢左爾說道。顯見得是個生人。斯奶奶說道。銀行已經關了門。天快黑了。還有什麼人來找呢。除非是有事。到遲了。我却不曉得。我奉了班特比的委託。我在銀行裏有責任。我不能不負責。若是我所負的責任。是該見他的。我就見他。畢左爾。你斟酌看罷。門外這個來客。不曉得斯奶奶的光明正大的意思。一連敲了好幾下門。敲得很響。畢左爾趕快下樓開門。當下斯奶奶把小茶桌藏好了。把茶具收在櫥裏。趕快登樓。以便一定要他見這來客的話。他從樓上下去。架子擺得足些。畢左爾一眼從斯奶奶房門的鑰匙洞往裏偷張。說道。客人要見你。斯奶奶把帽子戴好。走下樓。擺出古時羅馬老

太太出城。同攻城約大將議條款的大架子。走入會議室。來客正走到窗口。隨便往外看。斯太太進會議室。那種大模大樣。他全不理會。他站在那裏很閒暇很冷淡的。只管吹簫。還戴着帽子。帶點疲倦神色。一半是由於天氣頗熱。一半是由於他太過斯文高貴。一眼就看見他是個很時髦的高貴人。什麼事都覺得無意味。什麼事也不相信。斯奶奶問道。先生。你要見我麼。他轉過身來。脫了帽子。答道。我求你不要見怪。我求你饒恕。斯奶奶作出官樣來。哈哈腰。心裏一哼。暗中說道。三十五歲。好面貌。好身材。好牙齒。好聲音。受過好教育。衣裳穿得齊整。黑頭髮。大膽眼睛。斯奶奶一眼就看出這些層來。隨即說道。先生。請坐。那來客答道。謝謝。讓我拿椅子。他就替斯奶奶挪一把椅子過來。請他坐。自己却隨隨便便的靠住桌邊。說道。我把底下人留在火車站。照料行李。雨下得很大。貨車上進了好些水。我先走來看看就覺得這地方很奇怪。我請問你。你們這裏永遠都是這樣黑暗的麼。斯奶奶向不說通融話的。答道。平常比今天還要黑暗得多。來客答道。能够比今天還要黑暗得多麼。請你不要怪我說一句話。我看你不是本地人。斯奶奶答道。先生。不是的。我從前幸而（也許是不幸）於未寡之前。往來走動的地方。另是一種局面。不是現在這樣。我的丈夫是保洛族人家。那來客說道。是的麼。我求你饒恕我。是

個……斯奶奶答道。是個保洛。來客想了一會。說道。保洛族。斯奶奶表示是個保洛族。那來客聽了。現出更疲乏神色。說道。你一定很討厭這個地方。斯奶奶說道。我爲環境所逼。我勉強節制。也就慣了。來客答道。你很有哲學家的見解。很是個好榜樣。很可以稱讚的很……說到這裏。好像是值不當的。往下再說。拿手玩弄他的表鏈。斯奶奶說道。我請問有什麼事見教。來客說道。誠然。謝你提醒我。我帶了一封介紹信。給這銀行行東班特比。客店正在那裏預備飯的時候。我隨便出來。在這非常黑暗的市上走走。碰見一個工人。拿了許多毛絨像的東西。在那裏淋雨。大約這就是生貨。斯奶奶聽了低頭。客人又說道。拿的是生貨。我問那工人。班特比銀行行東住在什麼地方。那工人聽見有銀行兩個字。誤會我要找銀行。就指點我到這裏來。我想看。班特比不會住在銀行的。斯奶奶答道。他不住在這裏。來客說道。謝謝你。我起初原無意。現時也無意。立刻交這封介紹信。况且也不在身上。不過散散步消遣。剛好看見樓上。說到這裏。搖搖手指指樓上。又稍微的鞠躬接着說道。有一位很高貴。很好看面貌的貴夫人。我一想倒不如放肆些。請問這貴夫人。銀行行東班特比。住在什麼地方。我求你饒恕。我當真就放膽來問。這位來客神氣是很隨便。很不要緊的。然而略帶幾分巴結女人的手段。斯奶奶心裏也

就舒服些。來客這時候靠住桌邊好像是坐。又不是坐。很隨便的低着頭。看斯奶奶。好像他領略斯奶奶也還有一種可以動人之處。他又說道。我曉得銀行是向來疑心人的。這位來客說話。是說得很輕鬆。話裏都很有些趣味。很有些意思。接着說道。我這封介紹信。這就是的。是當地議員加拉寫的。我在倫敦會過他。斯奶奶一看。認得是加拉的筆跡。就說。用不着什麼保證。隨即把班特比的住址。怎麼走法。從那裏轉灣。都告訴清楚他。來客說道。我很謝謝你。你自然是認得行東。斯奶奶答道。先生。我認得我同他賓東的關係。有十年了。來客道。這是很久了。他不是娶加拉的女兒麼。斯奶奶忽然上下唇一收緊。說道。是的。來客道。有人告訴我。他的夫人。很是個哲學家。斯奶奶問道。先生。是的麼。他是個哲學家麼。來客說道。請你不要見怪。我多嘴問你。你曉得他們的家事。你曉得世情。我快要認得他們。還有些接洽的事。那位夫人真是那樣驚人的麼。他的父親說他的出嫁女兒。怎樣的淵博驚人。我很想要曉得曉得。這位夫人簡直的是令人不敢近前的麼。他的聰明是不是能壓倒人。拒絕人不能近前的麼。我看你微笑。曉得你並不以為他有多少學問。不致令人不敢近前。你令我放心。說到年紀。有四十歲麼。三十五歲麼。斯奶奶聽到這裏。簡直的大笑。說道。小女孩子。他嫁的時候。不到二十歲。來客離開

桌子答道。保洛夫人。我對你說誠實話。我聽了這話。非常之驚怪。向來未曾試過這樣驚怪。他聽說那位夫人年紀很小的話。心裏的確有了印像。看看斯奶奶一會。好像是始終都覺得奇怪。這時候更露出疲倦神氣。說道。保洛夫人。我看班特比夫人的父親模樣。以爲他女兒是個鐵石心腸中年的婦人。我謝謝你。把我誤會的成見都改正了。謝謝。恕我騷擾。告辭了。來客鞠躬走了。斯奶奶躲在窗簾後。看他在有陰的街邊東張西望的走了。畢左爾走來收拾東西。斯奶奶問他道。你看這個客人怎麼樣。他答道。瑪當。他穿的衣裳。花錢不少。斯奶奶道。是的。却是很好看。他答道。瑪當。是的。只要值得花那些錢。畢左爾擦桌子。說道。這位客人不獨衣裳上花錢。我看他好像還賭錢呢。斯奶奶道。賭錢是件不道德的事。他答道。賭錢是很不在理的。總是輸的時候多。且說當天晚上。不曉得是因爲天氣熱。抑或爲的別的緣故。斯奶奶不作活。太陽西下的時候。他坐在窗口。等到工廠的烟變了紅色。後來連紅色也沒有了。天很黑了。也不點蠟燭。還坐在窗口。並不是想街上小孩子們喊叫聲。狗吠聲。馬車鱗鱗聲。行人說話聲。脚步声。木屐聲。店鋪關窗聲。獨自坐在那裏。等到畢左爾送晚餐。他才登樓。他一個人在那裏享晚餐的時候。只說了一句。哎。你這個傻子。這傻子究竟是指誰。他却未曾說出。

(未完)

# 另外一欄

(此欄專載極有價值之前人遺著及近人名著。讀者如以此項稿件見惠。不勝歡迎。編者啓。)

## 盛此公休菴影語(二)

### 西遊記誤

余幼時讀西遊記。至清風嶺唐僧遇怪。木棉菴三藏談詩。心識其爲後人之僞筆。遂抹殺之。後十餘年。會周如山云。此樣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時訂書。以其數不滿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蓋西遊記作者。極有深意。每立一題。必有所指。即中間斜譚語。亦皆關合性命真宗。決不作尋常影響。其末回云。九九數完歸大道。三三行滿見真如。九陽也。九九陽之極也。陽孩於一。茁於三。盛於五。老於七。終於九。則三三九數也。不用一而用九。猶初九

潛龍勿用之意云。三三九九。正合九九九回。而此回爲後人之僞筆。決定無疑。至若關尹管子博物誌。皆後人僞筆。讀者皆不可不辨。近日續藏書貌李卓吾。更是可笑。若卓老止於此。亦不成其爲卓吾也。又若四書眼四書評批點西遊水滸等書。皆稱李卓吾。其實皆葉文通筆也。余最恨今世齷齪豎儒。不揣己陋。欲附作者之林。將自家土苴糞壤。輒託一二名公以行世。而讀者又矮人觀。見某老先生名諱。不問好歹。即捧誦之。若此等人。尙可與之上下千古。品隲是非乎。因西遊記誤。并及之。

### 弁牡丹亭

世界有以情死者。未聞有以夢死者。有以情死而或不死者。未聞

有已死而尙復生者。麗娘之死耶生耶。總不可知也。當問之靈寧  
牡丹亭。落落梅子枝。

### 牡丹亭跋

支那小青傳中有一絕曰。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  
間亦有癡於我。不獨傷心是小青。嗚呼。千古有百千小青。無兩麗  
娘。生爲情癡。死爲情鬼。復何恨。乃知塚上之青。井中之紅。實與羽  
泉之碧。易水之虹同甲云。

### 晉人風流

好笑今人有一樁大詫異的事。嘗見孔臭兒向廚前灶後。學得幾  
句清客話頭。胡亂吃幾碗濁酒。便是裝瘋打癡。不顧不狂。以爲晉  
人風流。呵呵。我且說幾個風流。與你聽着。東山相槩。知有謝太傅  
否。神武舅略。知有劉寄奴否。博學多能。知有張司空否。薦賢爲國。  
知有山吏部否。寬安正靜。知有羊叔子否。清介貞固。知有劉貞長  
否。清白高尙。知有陶靖節否。死忠死孝。知有卞壺翁否。明哲見  
幾。知有張季鷹否。文雅典麗。知有二陸三張否。不期死友。知有羊  
曇羅道生否。至若書法。則右軍爲一代之祖。畫苑則虎頭爲一代

之師。替之嘯。阮之哭。寥寥絕響。繞牀而呼。布帽而舞。落落寡儔。側  
齒伶牙。不及謝家之新婦。深謀秘計。不及庾冰之舟師。談元則有  
高座道琳。參禪則有朗公寶壽。富則有石季倫。貧則有范史雲。男  
之美。則有潘安。女之麗。則有宋禕。使當時諸君子知有今人。定當  
嘔死。今人若見當時諸君子。定當羞死。晉人風流。豈易言哉。雖然。  
亦有近之者。殘忍刻薄。差似王敦。反覆負義。差似侯景。饜食鄙吝。  
差似王戎。鑽穴窺鄰。差似謝鯤。迂疎懶慢。差似嵇康。自此而外。非  
我所知也。

### 療言補(有引)

華閱修嘗作療言。謂其可以療貧癩也。余因病甚。復拈據晉人書  
事。作療言補云。

境有可思者六。芙蓉城 望夫山 羅浮夢 三生石

長生殿 武陵原

樂有可修者三。劍術 縮地 遊仙夢

詩有可誦者一。古樂府

文有可諷者三。擬恨賦 連昌宮詞 琵琶行

才有可憐者四。李後主 陳後主 東昏侯 石季倫

事有可危者四。貂蟬 陰平 博浪 淖沱河

地有可哭者三。烏江 五丈原 朱仙鎮

時有可惜者四。爭荊州 鴻門宴 擣黃龍府 國朝復河

澶(洛都水也)

人有可法者四。程嬰 高漸離 夷門監者 河北壯士

又有可從者四。狗屠 餅師 博客 朱家奴

又有可懷者六。田橫 曼倩 寒泉子 蘆中人

徐洪客 魏先生(一云太原卜者)

女有可懷者四。紅線 隱娘 香丸二婦一婢

傳奇有消魂者三。獅吼 曇花 原版牡丹亭

### 一枝小言(有引)

生平抱清癖。但厄於貧病。不能副平泉輞川金谷藏春之勝。聊出管見。自開一小世界。當鷄鶩之暫息。不離不斷。下棹不藻。清自成吾癖。貧豈爲我病。還山醫奇幻。泉源迴繞處。閉地頃餘。內以十町。悉種芭蕉。其下布以金紗。間以青山小文石。其叢雜錯亂處。柱湖

峯之極高峻者數株。其外盡環以香椽。不宜剔削。欲令着地皆枝。所以防惡客。非以防綠林客也。其支徑之入處。架柴成屏。懸以小額。當題曰小綠天。書額必得龍光氏。毋令他人染點墨也。其中鑿以小渠。大率闊二十步。深亦如之。務令婉轉迴通。其岸無庸鑿砌。任其崩頽瀾斷。但旁種青蒲綠莎耳。溪之北。築一基。高二尺許。砌以中村白石。沼砌種繡橙草。上構一室。縱橫約十笏。脊高八寸。檐高六尺。前設雙環朱扉。四週及頂。俱覆以瓦。內設小湘竹榻几一。天然几一。上置古壺古爐瓶。壁挂牛古琴一。榻橫舊滑鐵如意一。光怪古鈎一。餘香聽便聽好。齋門架白石小橋。以通人間。一線焦下。散置石牀。石竈。石缶。石鑪。可以坐臥。可以嘯歌。可以烹茶。可以試酒。酒酣。卽沃以甘露。詩成。卽書以貝葉。當綠霞初結。壁月纔升。真一片琉璃世界也。跌誦一經一偈。不是修清淨無量。但乞一帆順風。送故人到眼耳。時或雨過風喧。則尋一二知己。談兵說劍。試一聽之。正三軍戰酣。鼙鼓亂。莫騎突圍。繡旗連。並州兒壯心未死。於斯亦稍得意哉。綠澗而深入。更闢一圃。不必計地。紉種絳桃百本。多益爲妙。其封植構架。彷彿如前。但得跨澗尤勝。卽

不然。當中開一渠。闊五丈許。折折如帶。藏三斛小舟。當盛開時。則集心知數輩。浪飲分題。微風過處。片片落風。屢中。如此逸韻。定不容悠悠者領略也。使溪邊枕簟。則泛泛渙郎。爛珊可老。迷花斷夢。心骨都香。絳桃而外。盡栽修竹。綠溪而入。悉植黃蘆。溪上小堤。多種楓柏。梧桐松柏。楊榆之屬。使秋光寂寞時。策杖相看。庶幾熱鬧場中。留此一片冷況也。所餘山島間。創劬庵。種梅花。隙地密種丹楓。或玉梅初開。或黃葉滿徑。或坐星前月下。或對西風中。清馨乍聞。疏鐘忽動。朗誦四方聖人。和以數聲鐵笛。仰天一笑。世界何人。計此時。頃餘亭月華如練。竹柏交橫。相對者有紀師和元。帥事備了。當作頭陀。以主菴住持。共完一部戲局。

### 可憐娘沈孺人墓陰碑

嗚呼。天下有母年垂盡。而竟失所養者乎。天下有子而竟不能養母者乎。天下有子不能養母。而竟反貽母以勤苦終身者乎。可憐我母。生我憎若掌珍。我不肖。罪孽深重。不見佑於皇天后土。身抱惡疾。年三十有三。而遂罹伯牛之厄。舊疾大作。龍鍾委頓。不似人形。手足僵木。不便持行。凡一飲食。一櫛沐。結衣解帶。一坐臥。

起居。以至溺唾便液汗穢不堪之事。無非我老母周全也。

每歲經終苦痛者。凡數月。痛則長號呼天。晝夜不絕。老母亦復如是。廢其寢食。尤可恨者。遍體瘡痍。腥臭腐潰。淋漓膿血。重覆皆透。日易一衣。月更一被。親行洗濯。不問冰霜。尤可恨者。目盲心燥。小不如意。尙然使氣。此等罪孽。總沒地獄可着我。尤可恨者。夙成冤。對百難千磨。衣不得衣。食不得食。一切非灶。杵臼。栽蔬。種菜之屬。雖丁年健奴之所不能者。而我母皆力爲之。傷哉。傷哉。此伊誰之罪哉。傷哉。傷哉。母獨何辜而遭此規哉。母今年六十有七矣。我病劇者。六七載矣。我命亦不知盡在何時。我死後。別無一子一女。曉得我母如此可憐者。因壽域告成。於石碣之陰。讀書數語。以哀告後來之仁人義士。知此中爲可憐人之殘骨。毋令牛羊蹂躪。斧斤樵蘇。則我雖渺渺遊魂。敢忘作杜回之鬼哉。我母姓沈氏。爲瀘州副使青嶼公之從姪女。其履歷見南陵甘大山考先生行狀。貴州備兵使者周無所先生墓志。及春坊中允文鐵菴先生忠源公合墓碑。

# 如何可免夏季疾病

痢疾霍亂吐瀉等患夏令數月暑季時節為最劇烈往往因喜食剖開瓜果或桃子以及一切蒼蠅蚊子所傳播有毒菌自蠅足所帶染者致患以上惡疾其他暑天所最易患者即大便閉結因便秘者腸內之渣滓阻滯醞釀成毒輸入血管即起胆汁不和

勿購



剖開瓜果

疾病頭痛肝火上升以及一切其他疾病因而叢生是以欲免夏令疾病飲食宜慎選以清潔為貴大便需逐日通暢有序極少每晨大便一次紅色清導丸正是通利大便之妙品能令大便有序利胆汁止頭痛治頭暈

平肝陽助消化且使痔瘡痛苦驟減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收用郵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 神天之災驅將良之嬰保是確

## 請觀嬰孩自己藥片如何救治徐州之女孩

江蘇徐州府王蘇民先生係徐州中華印刷所交際股員也其來信聲稱自己藥片為驅災之神茲錄原函如左云

小女甫生半載即患夜啼咳嗽發熱等症遍求醫士雖間有略痊者然不能霍然獲愈心戚

憂之嗣經敵同事

黃君正祥述及先

生發明之嬰孩自

己藥片功效宏偉

立命購服就近向

藥房購到二瓶依

法試服不數日哭

止熱散便榮綠色



奇臭異常病竟掃除盡焉而後稍遇不適即以進服無不立效今則肥白豐美顧而樂之嬰孩自己藥片確是保嬰之良將驅災之天神也嬰孩自己藥片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章 簡 稿 投

## 載 轉 許 不

中華民國五年七月九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小 說 世 界 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亦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請書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四 稿末請註明原稿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五 點將原稿請書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六 稿末請註明原稿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七 稿末請註明原稿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八 稿末請註明原稿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九 稿末請註明原稿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十 稿末請註明原稿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 表 目 價 告 廣

## 表 價 定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等第	新張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冊 零售每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定 預 全 年 五 十 三 元 半 年 二 十 五 元 一 元 五 角 二 元 三 角 四 元 六 角	時 期 冊 數 國 內 一 冊 國 外 一 冊
	正正	正正	正正	正正	底底				
	文文	文文	文文	文文	外外				
	後中	前中	中中	中中	面面	全面十二	半	面	四分之一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十四元	十四元	十四元

定閱諸君 如有詢問 或更改 住址通 信時務將 定單 號數 姓名 定戶 處在何 處寄 何處 四項詳細 開明方可 遵辦實錄 定戶太多 簿冊繁重 非此四項 無從檢查 難免仍有 誤寄特先 聲明

# 兜安氏止痛藥水

既內痛用兜安氏  
止痛藥水搽擦處痛  
即以此藥為效力之入  
殺作醫工者必需佳品也



人之一身痛最難當不論痛在何處及緣何而起必至全體不舒坐臥不定迨至痛止而後寧由是以觀止痛藥之不可不為之備以待不時之需用也此藥水止痛如神外搽諸般疼痛內服少許能止腹痛胃脘痛而於刀傷火燙跌打損傷尤有奇效茲將其主治各痛略列於后

## 主治

火傷 打傷 肌肉痛 風溼痛  
刀傷 燙傷 牙齒痛 諸般痛

氏 6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七角半每打洋七元半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 痛止 腫消